

# 难忘的芳华岁月

## 年画

■ 周先伟

受了电影《芳华》的感召，我情不自禁地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一张四十多年前，我曾参加的一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合影。照片上的一群青春少年，被圈内朋友点赞为：俊男靓女，绝代芳华。有人建议我把那段芳华岁月写成文字让大家分享。我说：“我们宣传队里没有严歌苓笔下的刘峰、何小萍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故事情节不会打动人的”。网友们却说：“平凡的经历里，也会有绚丽的花絮”。其实，多年来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那段美好青春年华，从未因时光的流逝而让它褪色。现经大家这么一撩拨，我的心动了，便翻出珍藏已久的老相册，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大门。

一张120老式相机拍摄的舞台演出照片，一下子兴奋了我的神经。那是上世纪的1964年，我们的文艺宣传队成立伊始就放了一颗大卫星。舞蹈《毛头姑娘学耕田》代表上海郊区农民的节目参加了《上海之春》音乐会。当初正值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时期，大批青年人纷纷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这个节目合上了时代的脉搏。而且，所有舞蹈语汇均是从田间劳动中汲取的营养，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加上参演的六位农村姑娘个个质朴俊俏，她们演节目就是演自己，给舞台带来一种馨人的泥土气息。节目受到各方人士的青睐，《新民晚报》记者也闻讯前来采访。

受到舞蹈《毛头姑娘学耕田》的成功鼓舞，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佳作纷呈，年年出彩。多个节目被选拔参加市、县文艺汇演，表演唱“红色故事员”与“田头黑板报”一起受邀参加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彩色试播演出。女声表演唱“夸夸农业现代化”从奉贤夸到上海，又一直夸到北京参加全国群众文艺会演。

那时，舞蹈、表演唱是我们宣传

队的品牌节目，姑娘们的身段舞姿是可圈可点的，但嗓音条件稍为逊色，演唱节目是我们的短板。自从女知青小华加入以后，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小华是上海插队知青，长相清秀，嗓音甜美，特别是她那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听来真如春鸟啼鸣一样悦耳。于是，我们特地为她“量身定制”，创作了说唱节目《一张发票》。说的是一位不询私情的女出纳员，在一张发票上发现疑点，顺藤摸瓜揭出一件经济大案的故事。小华在节目里说学逗唱把人物表演得活龙活现，与男演员小程的搭档也是相得益彰。在一次为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演出中获得广泛好评，文化馆摄影老师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演出剧照。

宣传队走红了，人们眼中的宣传队员都十分风光潇洒。然而，在这青春浪漫、激情欢乐的背后，队员们都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付出。那时宣传队始终坚持着业余的方向，队员白天都要参加田间劳动

或单位上班，除了有特殊任务外，演出排练活动一般都安排在晚上。逢到大队巡回演出，队员们扛着乐器道具步行几里路，送到社员家门口。即使去县里演出一般也没有车辆接送，晚上演出结束后，骑着自行车赶40多分钟路程到家已是深夜。有一次去市里参加国庆游园演出活动，表演节目的八位女演员加上乐队共十几个人，乘的是一部手扶拖拉机（当年尚未禁止手扶拖拉机进入市区）。车子开到目的地，个个蓬头垢面，大家都忍俊不禁。然而，我们对于这样的默默付出从无怨言，大家反而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合上相册，一张张青春靓丽的面容依然浮现在我的脑际。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是爷爷奶奶级的人了。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尽管各自的人生归宿不尽相同，而我们曾经共同度过的那段人生最绚丽的芳华岁月，已永远成为我们的一笔共同财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当读到宋代王安石的这首诗，我就会联想起年画这个中国古老而珍贵的民间艺术和年文化的民俗之一贴年画。

小时候临近春节，大人们总会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除了备足各类年货，还会上街挑选自己喜欢的年画与春联贴在家里，以冀驱邪纳祥、祈福喜庆的愿望。我出生在物资匮乏的五十年代，那时过新年穿新衣、放鞭炮、收压岁钱，还有全家人聚在新贴的年画下吃年夜饭是我最高兴的事。记得母亲爱整洁，她很喜欢工笔重彩穿旗袍的美女年画。奶奶念佛，每次要母亲将百子图与财神图像请回来，以护佑全家平安、兴旺。于是我们家就在“美女、神仙与神童”的世界里辞旧迎新，走亲访友时也会带上一幅新出版的年画作为礼物馈赠。那时守岁夜奶奶还会偷偷在我哥哥的枕边放了碎碗片、瓶子、杆秤和她的如意发簪，以及压岁红包，寓意岁岁平安，称心如意。

后来我上学了，即遭遇“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观念与审美被严重扭曲，传统的年画与众多的文学艺术一起归为封建修被砸烂。取而代之是领袖像和样板戏等图片，我这个懵懂的“红小兵”虽然跟着喊批判和打倒，可心里不明白那些好看的年画一夜间怎么变成了“黄色毒草”。最痛心的是，由于受到海外伯父与“莫老九”父亲的牵连，奶奶不久便含冤离开了我们。

世事沧桑，五十多年前的情景仿佛昨日。每逢年关，我总会想念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团坐在那些红红绿绿“和气奶奶”等年画下吃年夜饭的场景。眼下，人们的生活水准今非昔比，大家爱用名人字画等来装点居室或馈赠亲友。虽然曾经风光沪上的贴年画等习俗不再流行或近乎匿迹，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更不知年画为何物。但在我的眼里这种来自民间古拙、简朴与重彩的年画，更富故事、传说及遐想，也更具浓厚的中国年味。

难舍心中的情结，元旦假期，去了趟苏州桃花坞，在老街上我看到几位古稀之年的工匠仍然坚守姑苏小巷的作坊里埋头制作年画，更可喜的是还有年轻人也在传承这项非遗艺术的身影，他们在为木刻年画的涅槃顽强地努力与创新。在木板、刻刀、刷子与油彩的奏鸣中，我终于邂逅久违又熟悉更具有活力的“莲年有鱼”“五福临门”……

腊月初八，我回到祖屋，将木刻年画挂在西墙上，已经96岁高龄的母亲将烧好的腊八粥连同奶奶身前的如意玉簪一起放上桌，在“一团和气”新年画下，我们分享着即将到来的2018新春佳节的宁静、满足与冀望。



## 古华风

### 冬日肖邦公园

■ 严巨



## 如你芬芳

■ 朱春芳

轮回中

自然造就生命  
生命也将回归自然  
枯萎的花瓣  
看不到曾经的芳容却出奇的柔美  
在生命的尽头  
纵然化为灰烬  
心底爱的光芒 代代传承

万物都会消逝

这是规律  
唯有美好而正直的心灵  
坦然面对 无愧一生  
在生命终结时  
也许会有一次机会再发青春之绿  
那时  
生命延续 价值升华

一个生命的离去

将它植入另一个生命  
只要留一枝可以嫁接的绿芽  
生命之花将永不凋零  
其实绿叶隐去  
只是在等待来年春满枝头的信息  
因为有香  
令人羡慕的芬芳



## 望海阁闲话

# 知识变现还是经验变现

■ 莫奕

前段时间痴迷于各种音频和视频付费平台并且乐此不疲，有时偶尔遇到爆文就忍不住点赞又打赏，于是对“知识变现”一词有了很大的疑虑。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获取知识的成本无比低廉甚至依托互联网后成了免费，通过学术搜索，高校、图书馆、书店等等。从而分析了自己的心理，其实自己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好奇或是求知欲想要获取他人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经验”，少部分是纯粹的消磨时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捷径，通过他人的经历去预知未来我可能遇到的困难，靠一些KOL意见领袖的经验以避免将来走弯路，这似乎并没有不好，百利无害。可长此以往就会产生一种：“我时刻在汲取知识”的错觉。很多付费产品最后体验下来获得的可能只是谈资而并非为我内

化的知识。随之而来的焦虑就会洪水般涌向一个个失眠的夜晚。

曾参加过三次现场的声音分享会，做的直播广告也声势浩大，可我每次都是无货而归，预期结果和实际情况出现了很大偏差，私下问过做分享的其中一位年轻KOL活动的意义，他只是摇摇头。确实，收获掌声的背后并不代表你的知识储备量都多大，你的经验有多独树一帜，你的分享有多精彩万分。大家只是礼节性、习惯性地双手合十，机械运动做功。互联网盛世中产生的所谓“知识变现”定义太过武断，我们本来就处于物质文明嫉妒浮躁而精神世界极度匮乏的年代，你所谓的互联网全民“知识变现”浪潮可能只不过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繁华盛宴罢了。作为用户中沧海一粟的我开始焦虑，真的

能靠碎片化的听鸡汤提升自己？良莠不齐的市场上的付费内容真的值吗？那些大V真的愿意把发家致富断自己路的方法开诚布公？对于大众来说，我们似乎更倾向于为自己打造一个学习的幻境，然后满意得告诉自己今天又努力学习了许许多多……

永远有看不完的书和做不完的事，“知识变现”的口号在互联网大家庭的推动下，浩浩荡荡地举着“知识”的旗帜兜售给观众用户后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抓住受众的痛点，在极度焦虑且浮躁的社会占据一席之地打造一片“伊甸园”，教你如何快速升职，赚钱，分析大形

势的走向，好，你可以买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了（保量不保质，一切看造化）。这时候分辨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基于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习需求，我不认为网络教育属于知识变现，它与现今流行的付费平台不同，因为很多国际高校的公开课都是免费的，知识的汲取和消化需要投入时间成本。而“知识变现”里的干货，学习技巧，成功理念会急速降温，抱有急功近利的想法换来的只能是相对较少的回报，甚至是无用功。

知识本质的属性是很纯粹的，通过书籍就能获取。许多名为“十分钟教你如何如何”的收费平台做出的内容靠自己甄别了。我们都是有能力力的，或许能力有别，可最不济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知识付费”终成了“只是付费”。